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 哪個蟲兒敢作聲?!

尋夢園 昂膛山人

毛澤東主席寫下兩句霸氣詩句如下：「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這兩句霸氣詩其實也是近代社會盛行以會議形式去解決任何問題時，擔當主席位置的人的「座右銘」！

主持會議時的主席，必須擁有無上的權威！控制會議時，必須以合法合理合情的態度去發揮主席的功能；然後會議才能夠達成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達至一個良好的議決案！這才是今天社會「凡有任何爭論時，必須通過會議的形式去解決任何爭端」的最重要目的。

舉行任何形式的會議，主席的權威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主席不能有效地去執行他或她的任務時，這些會議一定是浪費時間而達不到會議的主要目的，去達至一個良好的議決案；然後交由適當的執法機構去實行該會議的議決事項！

主席的權威是來自該會議法規，因為主席是主持任何會議的最重要領頭人。首先，由主席宣佈會議正式開始，然後按照會議的議程，一一由主席按會議規則去主持整個會議的進行。所以，任何參加會議的人，如果未獲主席批准，是不可以發言的。

而發言的時間和情況，也是由主席決定的！假如主席認為該位發言人的發言是與議程無關的話，主席是有權制止該位議員繼續發言的。這就是會議最重要的守則：Speak Through the Chairman（由主席決定誰人可以發言）！參加會議的人是絕對不能夠違反主席的決定。假如參加會議的人均各自發展，各自發言，那怎能成為會議呢？！

主席除了可以依法規決定哪一位參加會議的人可以發言或停止發言之外，主席也有權在警告之後，驅逐參加者離開會場。特別是當這些參加者有意或試圖去搗亂正常會議進行的時候。所以，本山人覺得毛主席那兩句霸氣詩，真是主持會議時的主席的金石良言！

開會時，假如本主席不先開口，則任何參加者也不能比本主席更先開口，更有甚者，假如任何參加者蓄意或無意之間犯了一些錯誤，經主席警告之後，依然繼續阻礙或搗亂會議正常進行的話；那麼，唯一辦法就是指令那位犯規者離開會議場地；假如那位參加者仍不服從的話，主席是有權命令執法人員押解那位犯規者離場，以免阻礙會議正常的進行。

長話短說，任何事也可能有例外的，如台灣曾有一位從德國學成回歸的博士，發現某高層議會有漏洞，原來議員動武是合法的，便身體力行，使會議發生很大變化。但政府方面也不是弱者，馬上徵召一批武林高手成為議員；博士受挫，又出新招！有勞婦女界出手相助；但政府方面，人才也不少，於是一時之間，高踭鞋武功出台……後來，惟有修改會議規則，會議才能返回正途！

所以，今天我們香港當局，也應再召集精英，研究及改良會議規則，使主席更能發揮所長，化繁為簡，光明磊落地修改會議規則，再加一點權力給予主席，並在上任前詳加輔導；務求大小會議的主席，均能秉公辦理，廢除一切雜音，促使會議得以順利進行；有事必議，有議必決，有決必行，有行必當，從而提高政府聲望，又為人民造福，是所厚望焉！

## 詩詞的力量

隨想國 興國

假如問我這兩年最喜歡看的電視節目是什麼，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是《中國詩詞大會》，因為節目能讓我記憶中的詩詞重現腦海。雖然自己從小學起就喜歡詩詞，到現在還常常會拿起詩詞的書籍來閱讀，但看節目時就會感到自己讀的和背誦的實在太少。基至中學時就會背誦的詩詞，似懂非懂，隨年齡愈長，以為懂了，但從節目的嘉賓老師們的解說中，獲得了很多詩詞的寫作背景，才有了更深的體會。

詩詞到底有什麼力量，讓人終身閱讀不倦？在日前一集的節目中，有個感人的故事，可以得知。那位參加競賽的選手叫白茹云，她是務農的，是家中長女，她有個弟弟，腦上長有個瘤，疼痛時就會抱頭大叫，她發現讀詩詞讓他聽，他就會安靜下來，如是者就讀了大量詩詞。想不到的是命運總愛捉弄人，她自己患上了淋巴癌。為了省錢，她從鄉下不乘坐直達車到醫院，而花五個小時轉幾次車去治療。在住院期間，她在街上看到一本厚厚的詩詞鑒賞的書，那時她妹妹正在上中學，便買了想給妹妹，但住院不能回家，便在治病期間看完了。

白茹云答題非常從容，九道題全答對了。她說，她目前雖然還帶着瘤生活，但是過一天算一天，快樂就好。這麼從容這麼瀟灑的生活態度，豈不就是詩詞的力量？香港的年輕人已很少讀中國詩詞了，就算中學時讀過，也是教科書裡選的極為有限的詩詞，而且教科書裡寫的、重視的都是分析，而少談感懷。事實上，像我從小學起讀的詩詞，都是開始時並不知詳情，隨着年齡增長，詩詞的句子便會隨着經驗而浮現，才會驀地發覺，原來詩人早就寫出了我們內心的深刻感受。

香港的教育單位，是否不了解詩詞包含的人生意義？是否不知道詩詞可以塑造人生的力量？

## 譚耀宗「使命光明，責任重大」

淑梅足跡 車淑梅

新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譚耀宗高票當選，只感到「使命光明，責任重大」。接受任務後，早前一句「提出『結束一黨專政』口號，會影響參選立法會資格」一石激起千層浪，譚Sir強調他並非傳達中央訊息，這都是他的想法，「因為今次修改憲法內容，提出了依法治國，國家的根本大法就是憲法，現在國家走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主席將黨與社會制度連在一起，其實香港人講什麼都可以，但假如有人要入建制，立法會就是建制一部分，就要承擔責任要落實擁護特區基本法， 所以我相信這也是中央的思想。」

譚Sir自小受海員父親的影響，皆因海員多愛國，如果國家強大就會得到更多的尊重。因家境問題，他在中學還未畢業便到了先施百貨公司陳列部門工作，經過十多年的鍛煉，他學會了兩件事：第一，不怕熱；第二，訓練出創新精神。當年初出茅廬的宗仔因經常跑到對面街的「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吃較便宜的午飯，他被發掘了，被推選去處理國慶壁報及組織一些興趣小組，輾轉也與工聯會結下了不解緣 。

1985年是譚Sir人生中重要的一年，他循勞工界成為立法局議員，同時他得到「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錄取學習工會課程三個月，其間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致長途電話邀請入會，他是最年輕的一位，「我當時都不知道基本法是什麼，只知自己是勞工界的唯一代表便答應了。回想開會初期會方希望做好宣傳，要讓全國人民都知道基本法，決定每一次都去不同地方開會，但當年班機不多，開會兩天，要等四天之後才有班機，結果集中在北京、廣州、深圳開會了。其實要將兩個不同制度連在一起殊不簡單，聯合聲明中中國提出的承諾，香港憂慮和關心的種種都要寫進基本法去落實，雙方思想不同，中央方面，特別對於政改，希望逐步來，但香港方面就希望一步到位。我聚焦了兩點：一爭取工人集體談判權；二提出退休保障。結果退休保障通過並且受到法律保護，但是工人談判權方面遇到很大阻力，只好留待日後特區政府去落實。」

想不到談到今天依然是拉鋸局面，「對的，以往政府都不願意弭飛，現在政府落水172億12年，鼓勵僱主去做，政府也可以嘗試延長支援年期。但明白僱主怕整完一樣又一樣，但我想我有信心可以解決，不要嚇怕僱主，如果他們太大反彈，對社會沒有好處。至於『一地兩檢』外面有着不同的顧慮，我非常理解，當年起草基本法沒有想過會有高鐵，當時都是柴油火車，中央賦予權力 ，人大常委可以幫我們鞏固法律基礎，高鐵是我們香港要建的，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實在，香港環境經歷了很多不同的社會氛圍，數十年來，譚Sir依然堅持他的政治理念，為之奮鬥，從未動搖，這正是我尊重譚耀宗先生的原因。

■譚耀宗堅持政治理念，從未動搖。 作者提供

## 勤勞未必不盜（上）

百家廊 袁星

勤勞與盜，一個褒義，一個貶義，似乎不該糾纏在一起。最近這段日子，看似不該糾纏在一起的事物，我經歷多次，甚是不悅。

星期六下午，和妻子、兒子一道回老家。星期天我歇班，準備在老家蜂場裡幫父親查看蜂群情況。剛剛越冬成功的蜂群，很容易出現問題，得勤查看。

檢查黑蜂群時，發現總有一些小中蜂偷偷摸摸往群裡鑽。這些小家伙其實是知道偷盜蜂蜜的後果的，一旦被逮住，就是一通廝殺，萬一逃不掉，那就非死即傷。養蜂人最厭惡的就是這類「盜蜂」行為。老家的蜂場裡，有中蜂群也有黑蜂群。中蜂盜黑蜂、黑蜂盜中蜂、中蜂盜中蜂、黑蜂盜黑蜂，甚至老家蜂場裡的蜜蜂盜別處的蜂群，或者別處的蜂群來老家的蜂場盜蜂，每年都有發生。這種情況，多出現在蜜粉源不足時。

檢查完黑蜂群，去檢查中蜂，發現個別中蜂群也被黑蜂圍着盜，還有中蜂群被其他中蜂群盜的現象。治理盜蜂的方法，最有效的，就是讓盜蜂群和被盜群從此「老死不相往來」，把它們徹底隔離開。

有時實在沒法把兩者隔離，就乾脆將其中的盜蜂群全群滅殺，省得它一群群去禍害其他蜂群，以至於把整個蜂場都搞得亂糟糟的！蜜蜂雖勤勞，但有盜蜂現象和習性的蜂群，一定不能留存，必須滅殺或隔離。因為，一群蜂起盜，時間一長，許多蜂群都會被盜亂。最終可能整個蜂場都會亂套。蜂農的損失，輕則減產，重則垮場。

正檢查蜂場裡的盜蜂時，一個陌生號碼來電。接通電話，對方稱是移動公司的。那個不太客氣的工作人員告訴我，關於我前幾天反映的扣費問題，她認為沒有任何問題，不應該補償扣費差額，並說出一大堆理由。無非是這服務該收費那項目該收費，如果一切按她說的推理，我是得月月按她們說的數額交費。我告訴她，要麼雙倍返還多扣的費用要麼掛電話。對她的處理結果和態度，我都不滿意。掛了電話，我接着又撥通了移動客服電話，接電話的人聽我陳述，一直在道歉，態度還算不錯。對方承諾繼續督促解決，讓我耐心等待。

當地移動營業廳的工作人員，我不認識，之前也沒什麼矛盾。與所有陌生人一樣，路上見了面，可能善意地點頭示意，也可能把彼此當成空氣。

去年秋，跟父母通電話時，常能隱隱覺出有些嫌話費貴的意思。聽父親說，他和母親的電話老是欠費停機。後來，我朝老家打電話，有幾次，不是父親的手機停機就是母親的手機停機。一個號碼交五十元錢，不到一個月就停機。我去當地營業廳問過，想改業務。營業廳的工作人員一本正經跟我說，改業務得拿本人身份證辦理。我不在老家住，一周或兩周才回去一趟。平時忙，我們上班，營業廳也上班，我們下班，他們也下班。如果不是歇班，我和妻子都很難抽出機會去給父母更改套餐。我有時想，以前都很便宜，一個月頂多十多元的樣子，近幾次交費多估計是巧合吧！可能是長時間沒交費，累計了欠費導致的。

春節前，我們一家三口和父母親一道去妹妹家。其間談及話費多的事， 妹妹說她給充過幾次了，每次都是五十元，用不了多久就停機。據我所知，父親自己還充過兩三次。以前一個月十多元錢，怎麼可能一下子增這麼多呢？平時，要查別人的話費或業務，得有密碼。父母就在身邊，我拿過手機就撥打了客服電話。中國移動的客服，態度挺好，很禮貌地聽我說完，給我查了套餐費用，他說我父親的套餐是三十八元一個月的。我問她是什麼時候改的業務，他說是二零一七年八月份，是由八元套餐改的。不必多說，話費為什麼突然增多，為什麼交五十元錢不到一個月就停機，已經很明了。

一個月光固定費用就是三十八元。即使從零元開始，交五十元，當月扣除三十八元，下個月初再扣三十八元。五十元根本不夠扣，只能再交五十元。兩個月交了兩個五十元，第三個月照樣停機，因為三個月的固定消費是一百一十四元，交兩次五十元肯定不夠。問父親什麼時候改的業務，他一臉茫然，根本不知道。我很是惱火，查詢了下套餐，裡面的服務項目真是不少，每月還有很多流量可用呢！

父親六十多歲了，平時很少用手機，頂多跟親戚、朋友接打幾個電話，偶爾跟我們通幾句話。家人間都是聯網的，費用也不高。一個月十多元是正常的，一個月花四五十元，肯定是太高了，裡面的服務根本用不着。父親說沒去營業廳改過套餐。不過，有很多次，營業廳總給他和母親打電話，讓去營業廳領手機，說是免費發給老用戶的。

這肯定是誘導老年人改套餐的一種手段。我隨即再次撥打移動客服電話，向其說明被改套餐的來龍去脈。客服把此事記下，讓我等處理結果。好像是第二天下午，我接到營業廳電話。對方說改套餐是經過用戶同意的，我要求聽錄音，工作人員說沒有錄音，沒法提供。我要求返還差額，沒有立即獲得答覆。又過了半天，我再次接到電話，對方告訴我，改套餐的差價可以返還。同意返還四十元作為補償，我不同意；對方答應給五十元了事，我還是不答應；對方願意返還七十元。我問她返還標準是什麼？有沒有一個標準？對方像結巴了，一個人在那裡嘀咕半天。她說，四十元，再加上四乘以九，等於七十元。我被算迷糊了，問她是不是專業人員，四十加上三十六怎麼算出等於七十的，對方則搪塞稱信號不好沒聽清。

再次接到電話，客服說給我父親返還八十元話費，並且主動要求把套餐業務改回原來的八元套餐。快過年了，我本想讓他們雙倍返還差額，又忍了忍沒好意思，也不想讓他們太難堪，就答應下來。

又查了下母親的話費，也被營業廳私自改了套餐。跟父親那個號的差額返還一樣，我把過程重走了一遍。要求放錄音時，對方居然放的是我父親的通話錄音。介紹業務那客服的語速跟打機關槍似的，根本聽不清楚。只是，她重點強調的「每個月給您送二十元話費」聽起來還蠻清晰的。而且，錄音應該是被剪輯、篩選過的，聽着有些突兀，感覺前言不搭後語的！最初說沒有錄音，過了幾天，居然就有錄音了，明顯是心虛所為。

單位常搞活動，有時需要剪輯視頻、音頻，我略懂一二，常做這方面的義務工。文藝晚會的視頻錄製製作、廣播稿剪輯啥的，我每年都做幾次。在跟客服通話時已直言相告。客服也許自知理虧，不敢繼續推諉下去，退還了母親八十元話費，並把業務改回成八元套餐。我沒再追究，但要求她們給父母去個電話道歉，後來聽父母說沒接到電話。若不是新年臨近，我肯定會再次投訴她們。什麼話費不能改，套餐改不回云云，事實證明，她們說的全是騙人的鬼話。能夠誘導老年人消費，承諾了卻不肯為被騙老人道歉，移動營業廳裡這類沒原則的工作人員，是否會監守自盜，對公司也要同樣伎倆，怕是值得警惕。

## 繼續寵愛張國榮

紅查館 查小欣

風繼續吹，時間飛逝，打從15年前開始，4月1日愚人節已不再笑了，還記得當天收到噩耗，即時飛身趕去張國榮一躍而下的文華東方酒店，現場已清理乾淨，我不禁仰天哭着問：「你為何這麼傻？有什麼事情是解決不了的？」 後來知道他是被抑鬱症奪命。

跟張國榮識於微時，那時候他尚未被外界稱為「哥哥」，我稱他Leslie，他踏上天王青雲路後，路上他帶着我一起走，助我奠定事業基礎，實在是我的運氣、莫大的榮幸。

夜闌人靜，每當惦念他時，腦海便浮現一個仲夏晚上……

成為天王後，他換新居，搬去與梁朝偉、劉嘉玲為鄰。他邀請我、毛舜筠和鄭裕玲去參觀新居和晚飯。跟舊居的全白色歐陸設計截然不同，這個三層豪宅主調是黑色，曼克頓風格，飯廳和廚房就設在入門處，八人長餐桌上放了整套品牌餐具，是朋友送給他的喬遷禮物。飯廳燈光柔和，比高檔餐廳更高貴，張國榮是很周到的主人家，不斷為我們佈菜，啖着年份醇厚紅酒， 美酒佳餚，談興甚濃，他風趣健談，全晚笑聲不絕。

飯後，他領我們參觀家居，從飯廳拾級而上是客廳，鋪上全黑地氈，黑色大沙發，放置了大型電視機和音響，再上幾級樓梯，是他的私密地方：寢室，同樣鋪上厚厚黑色地氈，床單寢具深色為主，放摺疊衣服的衣櫃用上黑色天鵝絨，甚有品位。

之後，張國榮端來香噴噴的咖啡，我要了英式紅茶，又給我們來了盒薄荷味朱古力，四人席地而坐，面向落地玻璃窗，山下華燈璀璨、遠眺維多利亞港的迷人夜景，漆黑夜空有顆星星特別閃亮。四人促膝談心，太寫意忘憂，聊至夜深，才依依不捨打道回府。

Leslie有義氣、長情、念舊、善良、熱心，是我事業上的大貴人，屢次提供獨家訪問和照片，恩義歷歷在目，十萬字難道盡謝意。

■永遠懷念你Leslie。

## 今天會不會來？

翠袖乾坤 伍淑賢

台灣作家韓良露有篇很有趣的短文〈生活休止符：一天七杯茶〉，收於《狗日子、貓時間》一書，憶述丈夫去英國唸博士學位時，她當「跟得夫人」在英國住了幾年，非常享受倫敦的生活。

文章講英人嗜茶如命，由起床至晚上，每隔幾小時就來杯不同口味熱茶之生活情趣。西諺not my cup of tea，指某人或某事不適合自己，非我所愛，既傳神又有文化底蘊。

英人社交技巧高超，最懂有禮貌地顧左右而言他，對陌生人與泛泛之交，絕不碰政治跟宗教話題，因太了解人性之我執和偏狹。這不表示他們對宗教和政治沒看法，也不怕講出看法，只是不在無謂場合為無謂人浪費彈藥。

還有那些看似沒什麼專長的太太（或先生），也有厲害一面，比如請朋友回家吃飯，該請誰不該請誰，誰跟誰不可同場出現，誰跟誰坐會最令客人舒服，避免冤家路窄，誰吃什麼不吃什麼，誰是劉伶誰不沾酒，讓人人愜意兼覺得被重視，確要有點道行的主人才能駕馭得好。

但有好的主人，也得有「識做」的客人。有些人不知何故，由被邀請的一刻開始，就不停問主人和客人，誰會去誰不去，然後當天就不斷說自己很忙，非至最後一刻不知來不來得，到聚會都開始了，還在思考來不來，至人家散了，就來電說下次再約吧，如是者幾乎次次一樣。當然，朋友間講包容，這些是小事，只是這種習氣，或反映內心對自己對別人的看法，和舉棋不定的性情。單是應約去吃頓便飯已這樣複雜，其他大事必更勞累，真辛苦。有時也得反省自己，有否類似習氣要警惕。

佛說人生過程有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會、愛別離、五蘊熾盛。生老病死和求不得之苦不難明白，「怨憎會」就是冤家路窄偏常要碰面，「愛別離」則相反，指親人愛人不能常廝守或一去不回頭。總之一天不放下我執，無論我等俗人社交智慧多高，還是苦海無邊。

## 緣分到了，自然要設計你的人生

從零創夢 王嘉裕

最近「佛系人生」這個網絡用語紅遍全城，大意是對人生「不聞不問、無欲無求，緣分到了，自有安排」。大家都在社交媒體分享轉載，紛紛笑說自己是「佛系青年」、「佛系員工」，過着與世無爭的佛系生活。雖然只是茶餘飯後的輕鬆話題，但想深一層，如此頹然的生活態度卻受到大眾追捧，反映出年輕一輩沒有太大目標和夢想，寧願隨波逐流，接受人生一切際遇。然而，依我看來，大部人都並非真正淡泊名利，只是認定自己無法成功的消極思想。

那麼，為什麼你不是過着自己想要的人生？

其實追尋夢想不外乎幾個簡單因素，設置目標、願意行動、不斷調整、勇於嘗試以及參考其它成功例子。大家或會反駁，世事哪有如此簡單順利，然後列出一大堆藉口，推說沒有時間、忙着工作賺錢交租、再麻木地度過每一天，重複過着厭倦的生活卻聲稱無法作出改變。可是，我就是憑着這個信念設計自己的人生，想像以後要過怎樣的生活， 幻想自己可以駕着熱愛的跑車，不用朝九晚五勞勞碌碌地工作等等，於是訂立一年賺取100萬的目標，朝着方向邁進，最後真的如我所願，成立自己的公司從而不必每天營營役役按照規定上班，可以有更多空餘時間完成夢想，駕着自己喜愛的跑車奔馳四方，過着自己的理想人生 。

以下為兩個簡單例子，讓大家可以分辨到自己應該作出怎樣的選擇。朋友A自畢業後便按照社會規則上班工作，但卻不是自己喜愛的行業，他也毫不清楚自己的興趣，於是每天也是在不情不願的狀態下起床，回到公司處理繁瑣雜務，在被動和無意識的情況下忙了一整天，並非按着自己的意願辦事，庸庸碌碌地過日子，他的人生彷彿只活了百分之一。相反，朋友B在每晚睡前，都會決定自己明天要完成三件事情以達到夢想，例如參加什麼課程進修、看哪一本書獲得知識等等。每天早上抽時間冥想放鬆心情才上班，回想昨天有什麼事令自己快樂，今天要做什麼令當天變得有意義。他過的每一天、走的每一步都是由自己設計的，他能掌握自己的人生，自然可以達成夢想，過着自己喜愛的理想人生。

換言之，倘若你已經厭倦目前的生活，對人生以後的發展都提不起興趣，何不嘗試踏出一步改變生活，去構造一個你想要的人生呢？只要你願意親手設計，規劃人生路程，相信未來的五年和十年後，你的人生將會與那些原地踏步的人有明顯分別。有人說，設計自己人生的最佳時機是在20年前，而第二個最好機會就是現在，由這刻開始。

因此，由現在起，不要再介意別人的看法，不一定要活在社會規範的框架中，你也可以設計自己喜愛的人生，不必讚好自怨自艾的「佛系生活」。